

試論粵方言「V到C」程度述補結構的歷史來源

劉，子瑜

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文学部門招聘外国人講師，北京大学副教授：古代漢語語法，近代漢語語法

<https://doi.org/10.15017/9582>

出版情報：中国文学論集. 35, pp.1-9, 2006-12-25.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試論粵方言「V到C」程度述補結構的歷史來源⁽¹⁾

劉子瑜

提要：本文從漢語史的角度對粵方言「V到C」程度述補結構的歷史來源進行了研究。本文認為，「V到C」程度述補結構經歷了以下語法化過程：V到O（O：處所詞）連謂結構 V到O（O：處所詞）方向義動趨式述補結構 V到O（O：時間詞／數量詞／表程度的名詞性成分）結果義動趨式述補結構 V到C（C：謂詞性成分）程度述補結構。

關鍵詞：粵方言 「V到C」 程度述補結構 語法化

現代粵方言（以廣州話為代表）中的組合式述補結構有兩類：以「得」為語法標記的「V得C」式和以「到」為語法標記的「V到C」式，前者是狀態補語結構，補語描寫述語動作所造成的結果狀態，後者是程度補語結構，補語說明述語動作所造成的結果或形容詞所表示的性質狀態所達到的程度，二者呈互補分布，結構助詞「得」「到」的意義和用法加在一起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得」。

「V得C」述補結構的歷史來源與共同語基本相同，學術界多有研究，但「V到C」述補結構的歷史來源則鮮有研究。本文將立足于現代粵方言，並結合漢語史語料，對此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1. 現代粵方言中「V得C」「V到C」述補結構的使用情況

1.1 「V得C」

現代粵方言中的「V得C」是狀態補語結構，補語描寫述語動作所造成的結果狀態，「得」是連接述語和補語的結構助詞。舉例如下⁽²⁾：

- 1 佢住得幾好啊。(他住得挺好嘛。)
- 2 我食飯冇佢食得咁多。(我吃飯沒他吃得那麼多。)
- 3 唔使驚得咁交關嘅。(用不著怕得那麼厲害。)
- 4) {口的}字寫得真係唔錯。(字寫得真不錯。)
- 5 你嘅廣東話講得又好又快。(你的廣東話說得又好又快。)
- 6 阿坤嘅的士高跳得呢，真系有得彈！

(阿坤的迪斯可跳得真是沒說的！)

7 佢食得肥豬肉多，所以肚屙。(他肥豬肉吃得太多，所以拉肚子。)

8 行路行得好快。(走路走得很快。)

在狀態補語結構「V得C」中充當述語的成分是動詞，補語成分基本為形容詞或形容詞性詞組，形容詞前往往加有指示強調程度的副詞性成分「幾、太、好」或代詞性成分「咁」等等，如上例 1 8 2 等。「V得」與「C」之間還可以插入表示語氣停頓的語氣詞（見上例 6）。若帶賓語，有三種方式：一是當賓語指稱有定時，可以把賓語提前，如上例 5，二是「V得O C」，如上例 7，三是採用重動結構「VOV得C」，如上例 2，其中二類結構在歷時中存在，但普通話已經不用。

粵方言中的「V得C」狀態補語結構大致相當於普通話中的「V得C」狀態補語結構。

1.2 「V到C」

現代粵方言中的「V到C」是表程度的補語結構，說明述語動作所造成的結果或形容詞所表示的性質狀態所達到的程度，「到」是連接述語和補語的結構助詞。例如：

9 食到佢個肚子脹卜卜。(吃得他那小小的肚子圓鼓鼓的。)

10 喊到對眼腫曬。(哭得眼睛全腫了。)

11 俾佢激到又喊又笑。(給他氣得哭笑不得。)

12 寫到又長又臭。(寫得又長又臭。)

13 遠到睇唔見。(遠得看不見。)

14 凍到打冷震。(冷得發抖。)

15 惡到得人驚。(凶得怕人。)

16 高到好犀利！(高得很！)

17 靚到極！(美極了！)

在程度補語結構「V到C」中充當述語的成分有動詞和形容詞，補語基本由謂詞性詞組如主謂（例 9 10）、並列（例 11 12）、述補（例 13）、述賓（例 14）、遞系（例 15）、狀中（例 16）等詞組充當，尤以主謂詞組為多，程度副詞「極」也可以做程度補語（例 17）。

「V到」與「C」之間也可以插入表示語氣停頓的語氣詞，如：

18 瘡到啊，行都行唔啱嘞！（累得啊，走也走不動了。)

若帶賓語，賓語可以插在「V到」與「C」之間，如：

19 講到個老婆咁衰。(把個老婆說得那麼壞。)

粵方言程度補語所涵蓋的範圍比普通話廣，普通話中，只有由強調程度的副詞或俗語性成分作補語的結構如「好得很、累得慌、氣得要命、高興得了不

得」等纔算是程度補語結構，其餘都是狀態補語。

1.3 程度補語與狀態補語在表意上的差異

張洪年(1972)、李新魁等(1995)都曾指出二者在表意上的差異，李新魁等(1995)指出：「『到』和『得』的意義和用法，加在一起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得』，不過在廣州話裏這兩個詞是有分別的」，有時只能用「到」不能用「得」(見下例 20 21)，有時只用「得」不能用「到」(例 22 23)，有時雖然都能用，但是意思不同(例 24 25)，如下例：

- 20 凍到打冷震。(冷得發抖。)
- 21 講到天花龍鳳。(說得天花亂墜。)
- 22 食得多屙得多。(吃得多拉得多。)
- 23 你講得好{口岩}。(你說得很對。)
- 24 乜講得咁緊張啊？
- 25 乜講到咁緊張啊？

後二例「翻譯成普通話，都是『幹嗎說得那麼緊張？』但在廣州話中，用『得』時，後頭的補語是描寫前頭述語的情狀的，用『到』時，後頭的補語說的是所達到的程度。上面的例句『講得咁緊張』指的是『講』的情狀處於緊張狀態，『講到咁緊張』則指『講』的情況達到了緊張的程度或所說的事態被描述到了緊張的程度。」

2. 漢語史中「到」字句的發展情況

2.1 「到」在先秦是獨立動詞，表「抵達、達到」義，也可用於行走義動詞後，後接處所詞，構成「V_{行走} + 到 + 處所詞」連謂式，此類用例西漢漸多，進入的常見行走義動詞有「還、入、往、歸、行」等，例如：

- 26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詩經』「韓奕」)
- 27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莊子』「盜跖」)
- 28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史記』「滑稽列傳」)

非行走義的行為動詞在東漢至六朝時期開始進入，唐代進一步發展，成為普遍現象，如「送、擔、放、捉、賺、積、決、領、屈、引、召」等，例如：

- 29 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漢書』「匈奴傳」)
- 30 時羅剎王，飛空來取，擔到山中。(『賢愚經』卷11)
- 31 分明出敕千金詔，賺到朝門卻殺臣。

(『敦煌變文校注』「捉季布傳文」)

「到」在行走義動詞後表示施事隨著「行走」動作而到達某一處所，是帶有「到達」實詞義的趨向動詞，「V到O」是連謂結構；用於非行走義動詞後

面時，「到」既可表施事的運動趨向，也可表受事隨著主體的動作而達到動作行為的歸結點，後種情況下，「到」雖還是有實詞義的趨向動詞，但語義已有所虛化，結構的雙重分析導致語法化發生，原有連謂結構變性為趨向述補結構。

對於「到」的性質，學術界看法不一：有學者認為是介詞⁴，有的認為是趨向動詞作補語⁵。我們同意後種意見，原因是：從古自今，「到」用於行走義動詞後面時都有明顯的動詞實詞義，「抵達某一處所」暗含有從某一處所移動到另一處所的意義；而且，「V到O」結構還可以插入「得/不」進行擴展，這是述補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⁶。就目前考察，「V到」之間可以插入補語標記「得/不」的用例見於南宋，與現代漢語不同的是，插入「得/不」的「V得/不到」結構既可表能性意義(例 32 33)，也可表動作行為結果的達成(例 34 35)，這是「V到O」結構發展至南宋的一個重要變化。如：

32 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朱子語類』卷37)

33 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也繞得到河南。(『兒女英雄傳』4回)

34 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

(『水滸』8回)

35 走得到五雲山下，只見江裏走起一個人來，口裏銜著一把刀，赤條條跳上岸來。(同上·115回)

以能否插入「得/不」來判定「V到O」到南宋纔發展成述補結構，未免太晚。其實，語法化的發生與「到」前動詞語義特徵的改變有關，即：非行走義動詞在東漢進入「V到O」結構，導致原有連謂結構發生重新分析，趨向述補結構產生。當「V非行走+到+處所詞」變性為述補結構後，它會對「V行走+到+處所詞」結構產生類推，所以，漢末六朝的「V行走/非行走+到+處所詞」結構都已經是述補結構。

2.2 西漢時期，時間詞開始出現在「V到」後面，但我們只找到一個例子，而且「到」前動詞不是具體動作行為動詞，該例還是連謂結構，如下：

36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史記』「李斯列傳」)

「動作行為動詞+到+時間詞」結構唐代出現，例如：

37 通容放到明日，還有些些束羞(脩)。(『敦煌變文校注』「燕子賦」)

2.3 宋代出現了「V+到+數詞/數量詞」結構，明代趨多，如下例：

38 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夢溪筆談』「謬誤」)

39 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水滸』22回)

40 你每還好學裏，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

(『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元明卷>』「遇恩錄」)

從「V + 到 + 處所詞」到「V + 到 + 時間詞」，到「V + 到 + 數詞 / 數量詞」，「到」字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V + 到 + 處所詞」中，「到」的「到達」義十分明顯，而後二類結構中，「到」則表示動作行為在時間或數量上所達到的效果，「V 到 O」結構由表動作趨向的方向義趨向補語結構轉為表動作結果達成的結果義趨向述補結構。

2.4 進一步發展，「到」後可以出現強調程度的名詞性詞組或代詞，例如：

41 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煉多後，方信得過。(『朱子語類』卷17)

42 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紅樓夢』105回)

43 生怕我說出來，方嚇到這樣。(同上·72回)

44 你就知道你這位公公拘泥到甚麼分兒上，別的話更不用深分講了。

(『兒女英雄傳』40回)

以上各例均含有「動作發生或狀態持續以後而達到某種地步」的意思，這種結果帶有程度意味，其中的「到」仍有一定意義，所以，「V」「到」之間還可以插入「得」，例如：

45 直弄得到這般田地！(『朱子語類』卷127)

46 聖卻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同上·卷33)

2.5 南宋以後，「到」後出現謂詞性指代詞及謂詞性詞組，強調動作結果所達到的程度，例如：

47 論王荊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朱子語類』卷130)

48 幸而是賣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到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

(『紅樓夢』32回)

49 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朱子語類』卷84)

50 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到如此深遠，正以其推言之耳。(同上·卷32)

51 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熏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同上·卷96)

52 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才不勸不成！(『紅樓夢』33回)

53 及至問到他無話可支了，他才說是兩個騾夫請你到褚家住歇去了。

(『兒女英雄傳』8回)

54 我沒想到我這輩子也熬到作了親家太太了！(同上·24回)

55 姑娘此時直感激到淚如雨下，無可再言。(同上)

56 後來竟鬧到私藏鉛彈火藥，編造讖書妖言，謀為不軌起來。

(同上·18回)

謂詞性詞組形式多樣，有狀中(例 49 50)、並列(例 51)、主謂

(例 52 53)、述實(例 54)以及複雜謂詞性詞組的套合式(例 55 56)。上述例中的「到」都可以用「得」替換，歷時中不乏用例。此類「到」字句雖在語義上似可補出隱含的「動作發生後達到某種地步或程度」的意思，但由於「到」後所接是對動作結果狀態所達到的程度進行強調的謂詞性成分，不再受「V到」支配，「到」的實詞義盡失，語法化成連接述語和補語的結構助詞，結構變性為「V到C」程度述補結構。

2.6 不過，相對於「V得C」，「V到C」數量不多。以下是大致相似的「V得C」用例，略舉數例以比較：

57 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朱子語類』卷127)

58 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同上·卷8)

59 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同上·卷27)

60 向時得『徽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同上·卷104)

61 安公子此時是只感激得一面答應，一面垂淚，這便叫作「除感激涕零而外，不能再置一詞」了。(『兒女英雄傳』39回)

62 你看只一個長姐兒，也會鬧得這等千里逢迎，衆口交贊。(同上)

這些用例與上述「V到C」用例在表義上幾無差別，即：歷時中「V得C」既可用於描寫狀態，也可用於表程度，其對狀態程度義不作嚴格區分。現代普通話基本承繼了歷時中「V得C」述補結構的特點。

3. 粵方言「V到C」述補結構的語法化

3.1 「到」字結構的語法化過程

「到」字結構語法化的過程如下：

V_{行走}到O(O：處所詞)(連謂結構)(東漢以前) V_{非行走}到O(O：處所詞)(方向義動趨式)(東漢六朝) V到O(O：時間詞/數量詞/表程度的名詞性成分)(結果義動趨式)(唐宋) V到C(C：謂詞性成分)(程度述補結構)(南宋以後)

3.2 對「到」字結構語法化過程的解釋

3.2.1 從階段 連謂結構到階段 述補結構

這一變化涉及兩類結構：V_{行走}+到+處所詞、V_{非行走}+到+處所詞，前者先秦已有，後者東漢始見，六朝漸多，例見前 27 29 30。30 例屬一類結構，後二例屬二類結構，兩類區別在於：前類結構為「N_施+V_{行走}+到+處所詞」，「到」表示施事的運動趨向，與前面動詞共承一個主語，即：N_施歸而到魯東門外，是連謂結構。後二例表層結構與前例相同，不同的是「到」前是非行走義動詞，即「N_施+V_{非行走}+到+處所詞」，仍可表示施事的運動趨

向，即「N_施送 N_受而到國」、「N_施擔 N_受而到山中」；但也可理解為「到」表示受事而非施事的運動趨向，這時「到」不與前面動詞共承一個主語，即「N_施送 N_受，N_受（被）送到國」、「N_施擔 N_受，N_受（被）擔到山中」，N_受不是自主地抵達某一處所，而是隨著施事動作被動地達到施事動作的歸結點（N_受為無生命事物時，此意義尤為明顯），「到」的語義開始虛化，表示受事隨著施事動作而到達施事動作的歸結點，而非對施事運動趨向進行陳述，「V到O」是動趨式述補結構。以上雙重分析是由於「到」前動詞語義特徵改變造成的，即由行走義 非行走義，由此導致結構發生重新分析，動趨式述補結構產生。

3.2.2 從階段 方向義趨向述補結構到階段 結果義趨向述補結構

當「到」後不是處所詞而是時間詞、數量詞或表程度的名詞性成分時，「到達」義喪失，語義進一步虛化，表示動作行為在時間、數量或程度上的達成效果，「V到O」由趨向義動趨式變成結果義動趨式。

3.2.3 從階段 結果義趨向述補結構到階段 程度述補結構

當「到」後帶謂詞性成分時，謂詞性成分對「V到」造成的結果狀態所達到的程度進行強調，而非受「V到」支配，「到」的實詞義盡失，語法化成結構助詞，「V到C」程度述補結構產生。

3.3 粵方言「V到C」述補結構的語法化

粵方言「V到C」述補結構的語法化與歷時中的「V到C」述補結構走了相同的發展道路，所不同的是它發展得更徹底，走得更遠。從充當補語的成分看，除歷時中已有的各式謂詞性詞組如並列、狀中、述賓、主謂以及複雜謂詞性詞組的套合式外，它還擴散到述補詞組，特別是形式多樣的單、雙音節形容詞及其重疊式、程度副詞以及一些俗語性格式。在句法形式上也發展出歷時中沒有的形式，如「V到」與「C」之間插入語氣詞的形式，「V到OC」形式等等。

4. 結 論

「V到C」述補結構歷時中已經存在，其語法化過程完整地保留在歷史資料中。大致情況是：V到O（O：處所詞）連謂結構 V到O（O：處所詞）方向義動趨式述補結構 V到O（O：時間詞/數量詞/表程度的名詞性成分）結果義動趨式述補結構 V到C（C：謂詞性成分）程度述補結構。具體說來：

4.1 「到」在先秦是獨立動詞，表示「抵達、達到」義，也可用於行走義動詞後面，後接處所詞，構成「V_{行走}+到+處所詞」連謂式，這一結構在西漢漸成規模。東漢至六朝，非「行走」義動詞出現在「到」前，唐代進一步

發展，成爲普遍現象。在「N_施 + V_{非行走} + 到 + 處所詞」結構中，「到」既可表示施事的運動趨向，又可表示受事隨著施事動作而達到施事動作的歸結點，「到」的語義已開始虛化。「到」前動詞語義特徵的改變導致結構的雙重分析，最終引發結構發生重新分析，「V到O」動趨式述補結構產生。

4.2 唐代出現了「V + 到 + 時間詞」結構，宋代又出現了「V + 到 + 數詞 / 數量詞」結構，明代以後趨多，進一步發展，強調程度的名詞性詞組或代詞也可以出現在「到」後。從「V + 到 + 處所詞」到「V + 到 + 時間詞 / 數詞、數量詞 / 強調程度的名詞性詞組或代詞」，「V到O」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由表動作趨向的趨向述補結構轉爲表示動作結果達成的結果義趨向述補結構。

4.3 南宋，「到」後出現謂詞性指代詞及各式謂詞性詞組，強調動作結果所達到的程度，不再受「V到」支配，「到」的實詞義盡失，語法化成連接述語和補語的結構助詞，「V到C」述補結構產生。

4.4 由於「V得C」述補結構的強大優勢，「V到C」述補結構的使用頻率不高，歷時中更多地是用「V得C」述補結構來表達相關語義，最終使得「V到C」述補結構萎縮消失。

4.5 粵方言「V到C」述補結構的語法化與歷史文獻中的「V到C」述補結構走了相同的發展道路，所不同的是它發展得更徹底，這可以從充當補語的成分以及「V到C」結構形式的多樣化得到驗證。

注

- (1) 本文爲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漢語述補結構的歷史發展及其與相關語法形式發展關係研究」(項目批准號05JA740002)的階段性成果。爲敘述方便，採取以下標示符號：V 謂詞(動詞和形容詞)性成分、C 補語、O 賓語、N_施 施事、N_受 受事。
- (2) 本節所舉粵語例句轉引自李新魁等1995『廣州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第531-533頁；張洪年1972『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第125-128頁。本節對粵方言「V得C」「V到C」結構的分析描寫也參考了二家論著。
- (3) 李新魁等1995、第533頁；張洪年1972、第129頁。
- (4) 侯學超1998『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28-130頁；張楨2002『漢語介詞詞組詞序的歷史演變』(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第132-134頁。
- (5)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第130-132頁；孟琮1987『動詞用法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第20頁；劉月華1998『趨向補語通釋』(北京

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第400-406頁。

- (6) 呂叔湘主編1980『現代漢語八百詞』(商務印書館)、第10、142頁；朱德熙1982、第126、132頁。

主要參考文獻

- 曹廣順 1995 『近代漢語助詞』(語文出版社)
侯學超 1998 『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新魁等 1995 『廣州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劉月華主編 1998 『趨向補語通釋』(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呂叔湘主編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商務印書館)
孟琮等 1987 『動詞用法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張楨 2002 『漢語介詞詞組詞序的歷史演變』(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張洪年 1972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